

# 对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哲学思考

刘绪义

(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扬州, 250002)

摘要: 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应该是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新文化, 是能够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和有利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先进文化。但在当前的网络文化资源利用方面, 面临着东西方文化资源的选择冲突, 技术与文化的冲突, 要消解这一冲突, 必须着眼于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这一中心任务, 加快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要求建立一种全球大同和民族和谐的文化理想审美范式, 一种以道自任的道德审美范式, 抵制西方以欲望为主体的消费至上观念, 建立重精神消费的审美范式。

关键词: 中国特色网络文化; 精神冲突; 审美范式; 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5)03-0398-05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 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必须解决的课题。网络,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 本质上是一种西方文化的产物。因为无论从其发展历程、技术标准、价值选择等方面来看, 从一开始, 就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中国要建设自己的网络文化, 必然面临一个哲学意义和文化伦理上的战略定位和选择问题。

## 一、关于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概念

“中国特色”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普泛的词, 尤其是在全球化趋势下, 大提“中国特色”似乎是与之背道而驰, 不合时宜。因此在当今网络文化研究中, 绝大多数学者不提“中国特色”, 似乎一提“中国特色”, 就不符合文化研究的时代潮流。这背后实质上隐含着一种深层的意识, 即在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文化全球化运动中, 中国如何融入这一大潮, 而不是孤立于其外。还有的学者担心一开始便提“中国特色”, 容易使我国在建设网络文化中陷入某种意识形态的误区, 背上沉重的传统文化的包袱, 适当的逻辑是先融入全球化, 再突出中国自己的特色。这一出发点可谓用心良苦, 但是忽视了文化的本质。网络文化是一个具体的有特殊内涵的文化概念, 超民族

的网络文化是不存在的。

网络是一种新媒体, 是高科技的产物, 其本质是科学技术, 但同时也是意识形态, 是一种文化现象。网络的出现给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发展和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势就是网络社会化, 网络的人化。

网络虽然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但是作为一种工具, 它是为全人类服务的。由于不同的人赋予其不同的内涵, 它便具有了文化的属性。我们知道, 文化就是人化, 是人的文明化。作为文化现象的网络, 当然应该是人化的网络。网络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人化的文化形态, 这种文化形态首先表现出一种跨民族的共性。网络作为一种高新技术, 在迅速推动着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变革的同时, 也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存空间, 不仅给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带来了重大变化, 而且强烈冲击并瓦解固有的民族文化。它不仅以网络物质流、网络信息流和商务流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巨大的功能效应, 而且给科研、娱乐、教育、文化艺术等类型的文化产品增添了无穷的活力。它在技术的支持下将一切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和有实际应用的知识储存起来, 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审美方式。网络文化从宏观上来说, 是时代的文化, 是促进文化逐渐走上世界大一统的中介与桥梁。但是这种共性不

收稿日期: 2004-12-13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03C035)

作者简介: 刘绪义(1971-), 男, 湖南双峰人, 扬州大学博士研究生, 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化传播。

能掩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即个性。特别是在今天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其个性差异就愈明显。这是因为随着网络被赋予哲学和文化意义,网络文化也就成了人的实践的一部分,人在创造技术(网络)的同时,也就创造了文化,并同时创造了自我,相应地创造了个性与不平等。因此,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建设网络文化的同时,不可能忽视本国和本民族现实的差异,而且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受制于本民族发展的水平和文化现实。总之,建立与中华民族相适应的,符合自己发展特色的网络文化是我国建设网络文化的逻辑起点。任何时候都不能超越这一基本点。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笔者认为,从网络文化的本质出发,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相适应,符合自己的发展特色,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应该是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新文化,是能够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如网络文化产业)和有利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先进文化。这样一种文化,自然就是全球网络文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失去这一特色,并不意味着全球网络文化就大一统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又是一场民族文化的保卫战。

## 二、网络文化资源选择中的哲学思考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必然包括多种资源,如思想资源、哲学资源、人力资源和其他物质资源等等。从宏观上讲,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必然包括两大资源:一是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一是西方文化资源。如何利用这两大资源关系到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本质及其发展方向。是西方的多一点,还是民族的多一点?抑或平分秋色?其实并非如此简单。

有学者认为,网络正在发展成为一个超越主权国家的“全球社区”。在现实层面上,网络文化发展的现阶段并没有摆脱西方文化操纵的地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凭借其信息和技术优势,仍然牢牢控制着网络文化的支配权,决定着网络文化的本质。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是片面的。信息网络确实断裂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界限,而用“节点”与“边”将整个世界连成一体。但是网络文化的本质不是可以依靠信息或技术

优势就可以决定或改变的。它必须是依靠人的参与,人在网络文化中依然是能动的、起决定意义的因素。作为社会的人,在网络社会里仍然需要凭借着既有文化资源创造着一种新型文化形态,那么决定这一新文化的本质的是其既有的文化底蕴和创造性思想。因此,文化资源的选择与利用在网络文化的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思想资源、人文资源是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宝库,道德伦理传统是维护网络文化纯洁的有力武器,汉民族的语言文字是网络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信念是网络文化建设的精神支柱,追求真理、重视实践是网络文化建设的永恒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历来善于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对于网络文化建设中形成新的文化传统有着重要意义。总之,在任何情况下,文化传统都是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的最重要的资源。

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无疑需要凭籍西方文化资源。中国的亿万网民最需要的是西方文化中的网络技术资源。从积极的方面讲,网络技术是全球文明的催化剂,而不是决定因素,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网络技术在网络文化中的力量。技术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文化的范畴。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机器的本质比人类创造的任何东西都更密切地渗透到人的存在状态中。技术的危险在于人类存在状态的转变,技术进入到人类生存的最内在的领域,改变我们的理解、思想和意愿的方式。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人们对网络一开始就抱有了技术拜物教的心态,将网络逐步神化。

西方学者这样形容:“在因特网时代,只要谁买下了文化,谁就可以控制世界。”<sup>[1]</sup>谁买得下文化?文化可以被买卖吗?这似乎是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可是事实是,在当今科技领先、金元称霸的时代,“人们把我们的财富、美貌、思想、意识、声音等都交给了不懂艺术的暴富起来的亿万富翁了。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就是其中一个,如今,他垄断了文化,控制了历史和人们的记忆。”<sup>[2]</sup>在这里,人们读出了文化的软弱,也读出了对文化的忧虑。这种忧虑其实就是技术可能取代文化的观念,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与技术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当一种技术的优势越明显的时候,它所掩盖的问题可能越大。人们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担忧与恐惧可能就源于此。实际上,“文化帝国主义”只是一个伪命题,它的本质还是科技帝国主义。在十七、十八世纪,它依靠的是

暴力;二十世纪以来,它转而依靠金元与技术。我们知道,所谓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差别,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差别。这种差别通过金元与技术体现出来。当这种差距越大的时候,二者之间的差别也就越大<sup>①</sup>。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冲突与紧张体现在几千年的东方文化与西方高科技对峙中所表现出来的彷徨。我们的思想、理解和意愿都是建立在这传统文化当中,过去暴力所不能消解的,在金元和技术面前却显得格外紧张。这种状况其实就是由人们对网络文化本质的片面理解所致。要消解这种紧张状况,最重要的便是坚持自己的中国特色,充分利用已有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合西方网络技术资源,创造性地开辟网络文化的新领地。以我们自己的思想、理解和意愿赋予网络文化新的内涵,加快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

### 三、网络文化审美范式的哲学思考

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体,它有别于传统媒体的地方就在于它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审美范式:自由的网络交流与情感表达。

很明显,对照西方,我们发现中国学者过多地谈到网络文化的自由、平等和民主,而西方学者则更多的倾向于谈论信息、权力与全球化。如1997年1月,美国商务部提出了针对全球范围的《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提出建立全球网络商务免税区,要求全世界遵守美国制定的网络商业法规。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说:“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这实际上反映两种不同的审美范式。前者反映出一种个人化的审美趋势,个人的自由、人格上的平等、情感表达的开放被看做是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新内容;后者反映出民族化的审美趋势,国家的利益、文化的大同以及全球权力被提到新的高度。这也就反映出东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的底蕴。

因而,我们往往强调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传统文化被看做“贵族文化”,网络文化被认为是“平民文化”。这里的片面性不言自明。我们建设网络文化的目的绝不是建设一种所谓的“平民文化”。那种网络间臭味相投的交流与沟通,那种充满着泡沫与口水的即时信息,那种孤芳自赏的博客文

化并不是平民文化,更不是先进文化。相反,它们也正是西方大多数学者所批评和反对的。那种所谓开放,是指上至显要,下到平民,任何人只要您愿意,(只需一台486以上的电脑,一部调制解调器,一部直拨电话或宽带)随时可以融入其中;那种所谓自由则指网络中的每一个成员,可以最大限度的参与(信息)文化的制造、传播。这是网络与生俱来的优势,与网络文化的本质相距甚远。如果仅仅停留在“自由”“民主”“开放”“平等”的层面来谈网络文化的审美范式,那只会导致某些低级趣味的泛滥。

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就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审美范式。这种新的审美范式正是依托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和道德伦理资源建立起来的美学范式,它反对西方消费至上的欲望审美,否则网络只会成为电视的翻版。

(1) 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要求建立一种全球大同的文化理想审美范式。儒家的理想是以“礼”来建构天下“大同”,这一理想特别符合网络文化的发展趋势。网络的出现,使儒家“四海兄弟,天下一家”的和谐理想不再是梦。网络社会中同样可以建构起一种新的“天人合一”模式,中国人看天地,根本就是一种生化过程,充满着活泼的生命,也充满着价值。我们只须将网络看做是一种生命体,完全可以建构起主客体合一的境界形态。“大同”观既能使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今天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以新的审美范式和感召力,也将赋予全球化更多的人伦色彩。

(2) 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要求建立一种民族和谐的文化理想审美范式。“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儒家的和同之辨深刻地阐明了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和谐共存的必然性和可能性。那种认为网络一出现,文化的差别就会自动消失,民族的特色不复存在的观念是十分可笑的。民族依赖文化而存在,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意识形式,据班纳特的观点,不同的人群文化型模各不相同,构成两类社会区分的标志。和则共存,同则两亡。

(3) 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要求建立一种以道自任的道德审美范式。以儒家为代表的重德精神,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史。道德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可谓“一本万殊”。中国哲学中的道德问题是有意针对罪恶的,类似网络社会中的黑客现象、恶意传播、黄色网站、垃圾邮件等正与传统道德背道而驰。要消除这些现象,须依赖自力和自律,重视文化生活的修养和内在心性的修炼,同时借鉴西方法治精神,建立起以道自任的、负责任的网络审美范式。

(4) 中国特色网络文化要求抵制西方以欲望为主体的消费至上观念,建立重精神消费的审美范式。德国美学家韦尔施指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闻的被美化的真实世界里,装饰与时尚随处可见。它们从个人的外表延伸到城市和公共场所,从经济延伸到生态学。”这种审美化现象是与消费方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在韦尔施看来,今天的消费者“实际上不在乎获得产品,而是通过购买使自己进入某种审美的生活方式。”<sup>[3]</sup>西方的网络社会其实也是一种消费社会,诱发着各种梦幻与联想。网络自一出现便迅速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从而也成为人自我表达与认同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对网络这一商品的符号意义的消费过程构建了新型的社会统治与社会支配的方式,并且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组织原则,如“上网”这个词就如同“逛商店”。这类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在观念高消费与实际高消费之间产生经常性的矛盾、焦虑和紧张。一般意义上的高消费并不一定就等于消费主义,但网络上的消费主义在中国仍然具有高消费的意味。网络作为一种崭新的大众媒介更加吻合了消费主义的特征之一:即由大众媒介推动和扩散的,把越来越多的人都卷入其中的消费生活观念与消费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经常表现为不顾个人或社会的经济状况。网络消费主义在引导和控制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上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话语权力。它为人们所提供的,不仅仅是生产和消费某些特定类型的消费品的正当性,而且还提供人们据以知觉和思考的意义与概念体系,它以话语权力的形式使人们“自觉认同”它所提供的“美好生活”的观念。而“欲望”正是网络文化初级阶段呈现出的一个关键词,“享受”成为网络文化的一种口号。这种享受一方面满足占有方面的欲望:能享受别人没有的东西;另一方面满足虚荣的欲望:有炫耀和显示财力、派头、身份的意义。关键的问题是,网络为推销商品而推销和扩散与之相联系着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崇尚和追求商品的物质功能造成崇洋的心态、习惯以及思想与情感,从而使“网络消费”成为一种文化价值倾向。看一看充满网络空间的那些带着性感时代无欲之欲的闪烁着的情色广告,充满欲望的清一色的女体视频,就会真正明白什么是欲望的放逐,什么是欲望的生物化。这些都是针对男性的需求而设计的,从中也可窥见某种欲望消费背后的孤独症。这一切都在“与世界接轨”和“全球化”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进行。总之,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不是要反对全球化,而是要

清除与先进文化不符的消费主义思想观念。

## 四、结语

当网络在中国一出现,为什么便成为了年青一代的时尚玩物?这个在社会体系中往往处于被训教、被管束地位却又有着最为活跃强大的生命活力的群体,比其他年龄段的人们更痴迷于网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的冲突正在改变着受众,这种工具本身的麻醉功能在真理缺席的情况下发挥了“鸦片”的作用,其精神控制不亚于“鸦片”。另一方面,“在网络,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比尔·盖茨语)。这句“名言”伴随着平等、自由与虚幻,也产生着一种消极情绪。网络上的无拘无束容易导致网络社会价值的消解。网络诞生至今不过数十年,网络色情、网络综合症、网络孤独症、网络上瘾症、网络诈骗、网络黑客等形形色色的问题像洪水猛兽般汹涌而来,几乎占据网络的大半个江山。以至于有人大呼:网络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青少年在网络中扮演着一种特别的角色,因而也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我们能够从哲学、文化的高度来深入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就不会将自己置于与青少年一代对立的立场,对他们会有更深的理解。在网络社会中,最初的发展总有一个学习、摹仿的过程,问题的关键不是在青少年如何、为何沉迷于上网,而是我们站在网络社会的门槛边上,要正确认识到网络和网络文化的实质,建构起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审美范式,从而找准先进网络文化的发展方向。

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必然将真理与价值放在第一位,要反对“真理廉价,信息值钱”。否则会陷入“我们的社会信息越来越多,意义越来越少”<sup>[5]</sup>的尴尬。“没有意义的信息无所谓存在。意义建立在与文化所指以及价值的社会关系之中。”<sup>[6]</sup>西方学者的告诫对我们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建设是一支预防针。

注释:

① 文化帝国主义,语见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博士(John Tomlinson)

《文化帝国主义》和美国著名批评家赛义德(Edward Said)《文化与帝国主义》。

②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 . . or The end of the social , trans , Paul Foss . Paul Patton , and John Johnston ( New York , 1983 ) , 95 .

③ "Information and History ." In the Ideology of the Information Age . ed . Jennifer Daryl Slack and Fred Fejes ( Norwood , Nj . 1987)

参考文献 :

- [ 1 ] 郑百灵 , 周荫祖 . 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思考[ J ] . 当代财经 , 2002 , ( 9 ) : 51 - 55 .
- [ 2 ] 南帆 . 没有重量的空间[ J ] . 电影艺术 , 2000 , ( 4 ) : 70 - 75 .
- [ 3 ] 韦尔施 . 重构美学[ M ] .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2 .

## ON building the network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U Xu-yi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Yangzhou University , Yangzhou 225002 , China)

Abstract : The network culture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the new culture that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collide and blend , which bring about progress in advanced productivity and is thus favorabl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material civilization . But in utilizing resources of the network culture , we face the choices of culture resour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 the conflict of th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 To clear up this conflict , 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around the central task of building network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which demands us to set up a kind of cultural aesthetic form of globalization and harmony , and a kind of moral aesthetic let by oneself , to resist the consumption idea with desire as subject , and to set up the aesthetic form of spiritual consumption .

Key words : the network culture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spiritual conflict ; aesthetic form ; philosophy thinking

[ 编辑 : 苏慧 ]